

# 筆跡鑑識在竹簡辨偽方面的應用 ——以浙江大學藏戰國楚簡為例\*

鄒濬智

中央警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關鍵詞：

筆跡鑑識、辨偽、文字學、書法學、楚簡

摘要：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於 2009 年得藏一批戰國楚簡，內容為：與今本《左傳》相當的部分；卜筮祭禱類簡；日書。全批竹簡照片也刊在 2011 年 12 月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浙江大學藏戰國楚簡》當中。

但浙大簡照片一面世即引起其是否為贗品的激烈討論。主張浙大簡必為贗品的邢文，從竹簡的形制、內容、碳 14 測定及書法四方面斥其為假；竹簡主要整理者曹錦炎稍後也根據竹簡內容對邢文的批評進行反駁。邢文為此再撰文駁斥之。整起浙大簡的真偽之爭不見稍歇。

除了邢文提到四種辨偽方式外，要對古文獻進行真偽辨識，至少還有「筆跡鑑識」、「墨水年代分析」及「墨水書寫時間判定」三種鑑定方法可資運用。然就已經館藏的浙大簡而言，現階段只能利用照片圖版，就其筆跡進行科學鑑識。

筆跡由文字符號、書寫工具及書寫人的書寫活動所構成，一旦寫下即不容改變；它直接反映出個別書寫者的書寫特色；它具有重複再現性；它具有多元採樣可能。由於筆跡的各種綜合特色反映出書寫人的書寫技能、書寫習慣、書寫生心理條件和使用的書寫工具，透過筆跡可以判斷受檢文獻是在一般狀況下書寫，亦或是書寫者的有意變化所為。另外在正常的書寫情況下，偶有因為書寫工具的失能或書寫者的不注意，導致某些字形出現異常，但如果整份文件的異常字出現頻率異常，則偽造的可能性亦大。

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優先分析浙大簡中明顯具偽裝摹仿特色的字體和簡文，並就浙大簡中的異常字進行說明，提出對浙大簡真偽進行筆跡鑑識的初步看法。

## 壹、前言

---

\*本文曾於 2013 年 5 月中正大學及中國文字學會主辦之「第廿四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上進行宣讀，承蒙特約討論人許文獻助理教授提供許多寶貴意見；之後又幸得本論文集匿名審查委員的指教，殊為感激。謹此一併申謝。

近一個世紀以來，神州大陸出土眾多的上古文物，殷商甲骨、商周青銅、諸國簡牘等，其中以戰國楚地竹簡蔚為大宗，前後出土有廿五批。其中量多質精的郭店楚簡<sup>1</sup>、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sup>2</sup>及清華大學藏簡<sup>3</sup>更掀起一波又一波改寫上古學術史的風潮。

出土楚簡之所以得到廣大的重視，乃其為直接反應先秦學術的第一手資料，因其為真，所以彌足珍貴。2009 年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藉校友之助，於海外購得一批戰國楚簡，經考釋，該批楚簡內容分為：與今本《左傳》相當的部分，此部分數量最多，約有 130 餘枚；第二多的是卜筮祭禱類簡，約 20 枚；整理者另外過濾出內容為日書的 3 枚簡，並各自命名〈玉勺〉（2 枚）、〈四日至〉（1 枚）。全批竹簡的照片也刊在 2011 年 12 月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浙江大學藏戰國楚簡》當中。

此批楚簡的面世，大大震動了文史哲、特別是研究《左傳》的學者們。然而浙大簡照片一面世即引起其是否為贗品的激烈討論。主張浙大簡必為贗品的邢文，先後在《光明日報》發表〈浙大藏簡辨偽（上）〉<sup>4</sup>、〈浙大藏簡辨偽（下）〉<sup>5</sup>二文，從竹簡的形制、內容、碳 14 測定及書法四方面斥其為假，用詞直接，立論頗有所據。

浙江藏簡的主要整理者曹錦炎稍後也在《光明日報》發表〈浙大楚簡毋庸置疑〉一文<sup>6</sup>，根據竹簡所載的內容對邢文的質疑進行反駁，並明確指出要對《左傳》有深入研究、對古文字學有精湛造詣又能做成飽水率極高且通過碳 14 測定古簡的人，在今世幾乎不可能存在。為此邢文再撰〈浙大藏簡再辨偽——文本復原的關聯性與浙大偽簡再批判〉（仍發表於《光明日報》）<sup>7</sup>，除針對曹文一一反駁外，邢文的第三篇文章所提出的最大質疑是該批簡既是傳世品，又如何能在考古發掘報告中得其出處（曹錦炎接受新聞記者訪問時所言）的質疑。整起浙大藏簡的真偽辯論仍不見稍歇。<sup>8</sup>

除了邢文所提到的：從形制、內容、書法及碳 14 測定等四種辨偽方式外，胡平生早在〈簡帛辨偽通論〉即就簡帛文物提到四個具體項目：文字、文法與文

<sup>1</sup>江林昌：〈中國先秦儒道文獻的重大發現與深遠意義——初讀《郭店楚墓竹簡》〉，《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3 卷 4 期，2000 年 10 月。

<sup>2</sup>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前言：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和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 月。

<sup>3</sup>豐捷：〈清華簡又現重要發現〉，《光明日報》網路版，2009 年 4 月 2 日。

<sup>4</sup>見《光明日報》網路版，2012 年 5 月 28 日。

<sup>5</sup>見《光明日報》網路版，2012 年 6 月 4 日。

<sup>6</sup>見《光明日報》網路版，2012 年 6 月 21 日。

<sup>7</sup>見《光明日報》網路版，2012 年 6 月 25 日。

<sup>8</sup>邢、曹初波爭辯後，曹再撰〈再論浙大簡的真偽——答邢文先生〉（見《南方週末》網路版，2012 年 7 月 12 日），就浙大簡的科學檢驗結果再駁邢；朱歧祥：〈由字形、文句通讀評估浙江大學《左傳》簡〉（「出土文獻與漢語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中國社科院文哲學部，2012 年 3-4 日）特別指出其行草風格與字形結構的不合理、文句顛倒誤書和別字的怪異情況；劉紹剛：〈從文字形體和書法看「浙大簡」〉（見《光明日報》網路版，2012 年 7 月 3 日）根據文字風格提出該批簡可能非楚簡而為晉簡；楊德春：〈浙江大學藏簡辨偽〉（《遼寧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5 卷 1 期，2013 年 2 月）續就邢文所指出的內容及書法問題深入討論，斥浙大簡為偽。

理；質材與形制；書法與書風；來路與出處。<sup>9</sup>這四個項目充分的概括了國學研究者所能掌握的具體簡帛文物辨偽方法。

然而要對簡帛文物進行真偽辨識，至少還有「筆跡鑑識」、「墨水年代分析」<sup>10</sup>及「墨水書寫時間判定」<sup>11</sup>三種簡易的鑑定方法可資運用。<sup>12</sup>但就浙大簡而言，該批簡已由該校博物館珍藏，能直接觀察破壞文物以進行墨跡採樣檢驗的可能性不高。做為海外熱衷出土竹簡學術研究的我們，現階段只能就其出版照片上的筆跡進行分析。本文以下將先說明筆跡鑑定與中國文字學、書法學的關係，再運用基本的筆跡鑑識原理，在已出版的浙江藏簡圖片上尋求蛛絲馬跡，並提出初步的看法。

## 貳、筆跡鑑定的源起及其與文字學、書法學的關係

### 一、筆跡鑑定的源起

筆跡，又稱手跡或墨跡，晉以後才開始有筆跡的稱謂。中國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就有關於筆跡判斷的論述，如〔漢〕楊雄《法言·問神》即有「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之說，其言指出筆跡風格與人格的關係<sup>13</sup>；〔漢〕鐘繇〈筆骨論〉則提出「筆跡者，界也，流美者，人也」的觀點，強調筆跡和個人美感的關聯性。而〔唐〕孫過庭在《書譜》中提出書法能夠「達其性情，形其哀樂」；〔唐〕柳公權則有「心正則筆正」之說；〔明〕祝允明亦云「喜則氣和而字舒，怒則氣粗而字險，哀則氣鬱而字斂，樂則氣平而字麗，亦有深淺，變化無窮。」這些人的言論都說明了筆跡與書寫者情緒的連動性。〔明〕項穆在《書法雅言》中更提到「人之性情，剛柔殊異，手之運用，乖合互形……」，表明人人都有專屬於自己的特殊字跡。<sup>14</sup>

<sup>9</sup>胡平生：〈簡帛辨偽通論〉，「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會議論文，美國：芝加哥大學顧立雅中國古文字學中心，2008年10月31~11月2日。胡的意見很接近博物館學界所提出的「傳統經驗鑑定法」、「器物類型鑑定法」、「材質分析鑑定法」。詳周寶中主編：《中國傳統工藝全集·文物修復和辨偽》（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9月），頁491-493。

<sup>10</sup>漢以後各代都有實體墨的出土，詳尹潤生：〈中國墨創始年代的商榷〉，《文物》1983年4期，頁92-95。不同時期的墨，其製法與成份也不盡相同，大分之則天然墨如礦物墨、動物墨、植物墨較早（秦漢以前），人工墨如煙墨及油墨較晚（秦漢以後），詳齊儔：《中國的文房四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頁49-53；錢存訓：《書於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紀錄》（上海：上海書店，2003年7月），頁144-148。

<sup>11</sup>可參何海洋：〈書寫時間鑑定的現狀及發展方向預測〉，「湖南省鑑真司法鑑定中心」，[http://www.jzsfjd.com/\\_d268972303.htm](http://www.jzsfjd.com/_d268972303.htm)。

<sup>12</sup>如果以技術或手段來進行詳細說明，共有：顯微鏡檢驗法、圖像比對法、物理檢驗法、化學檢驗法、（色譜、光譜、雷射等）儀器分析法、測量統計法等方法。詳李永清、柯昌林主編：《文件檢驗》（北京：中國法政大學出版社，2010年2月），頁20-24。

<sup>13</sup>另可參索玉紅：《中文筆跡與人格的相關研究》，濟南：山東師範大學心理學碩士論文，2008年6月。

<sup>14</sup>以上轉引自李永清、柯昌林主編：《文件檢驗》（北京：中國法政大學出版社，2010年2月），頁28-29。

西元十七~十八世紀，西方的筆相學派<sup>15</sup>也提出「筆跡可以反映人的個性」——從筆跡上可以判斷書寫者是好人還是壞人的說法，並認為從筆跡中可以鑑別其是否為罪犯。雖然上述的觀點太過主觀不免有唯心之虞，但筆跡反映書寫者某些心理特性，卻是有跡可循、有據可依的。

筆跡是書寫者透過書寫動作而形成的文字符號，反映的是書寫者的書寫習慣及其所具有的特徵。筆跡的形成須具備文字符號的書寫規範、書寫工具、書寫行為三個要素所構成。狹義的筆跡僅指個人書寫所形成的文字（符號）本身；但筆跡鑑定和筆跡學的領域裡，主要指的是廣義的筆跡，即除了文字本身外，還包含筆跡的整個布局、標點符號及其他非文字符號（如阿拉伯數字或卦畫）等，這些都是筆跡鑑定時用來判斷書寫者的重要依據。

## 二、筆跡鑑定與文字學、書法學的關係

文字是書寫的主要對象，同時也是筆跡學的研究對象。漢字屬於形意搭配使用的文字，漢字學經過近兩千年的發展，形成了四個主要分支：漢字構形學、漢字字體學、漢字字源學和漢字文化學。其中的漢字構形學和漢字字體學，研究的是漢字構形規律與漢字字體風格特徵，這對科學研究漢字筆跡書寫習慣及規律的筆跡鑑定學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所以文字學裡關於構形和字體的理論是筆跡學的理論根據。<sup>16</sup>

而書法學主要研究書法書寫者從作品所透露出來的情感和意趣，並透過一定的手段去理解書法書寫者的學識和審美觀。書法雖然與寫字不全然相同，但兩者又有聯繫。其關聯在於兩者都以文字為書寫對象，都必須熟習書寫技能且形成書寫習慣，在一定程度上都必須遵守文字符號的構形規範、字體規範、書寫規範；而其不同在於書法不僅要書寫文字符號，而且還要通過書寫文字符號進行藝術創造。因而書法的技法較一般書寫複雜多樣。學習過書法的書寫者，其文字的布局的特點與沒有學習過書法的人來說具有差異性；學習過相同書體的書寫者，其書法則具有共性。<sup>17</sup>因此書法知識對進行筆跡鑑識時，判斷文字的差異性和共性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 參、筆跡鑑定真偽竹簡所運用到的主要理論

形成筆跡的三個要素有：文字符號、書寫工具和書寫活動。手寫的文字符號是構成筆跡的一個基本要素。文字符號的運用和書寫的美觀程度反映出書寫者的文化素養和書寫技巧。書寫工具則決定了筆跡線條的具體形態和結構。因此，工具種類的差異進而影響了筆跡的異同——同一人使用不同書寫工具所呈現的筆跡特徵亦會有些細微的差異。書寫活動是形成筆跡的原動力，所以書寫活動是構成筆跡的決定性要素和基礎。根據心理學對書寫活動的分析，書寫活動的要素是

<sup>15</sup>1872年〔法〕米尚出版《書法的秘密》專著，1891年又發表了《筆相學的體系》和《筆相學的方法》兩本專著，被譽為筆跡學的創始人，也是筆相學派的鼻祖。

<sup>16</sup>賈治輝主編：《筆跡學》（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5月），頁7。

<sup>17</sup>賈治輝主編：《筆跡學》（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5月），頁7-8。

書寫力<sup>18</sup>和書寫動作的形式。<sup>19</sup>

筆跡所反映的是書寫者的書寫技能和其習慣，因此筆跡具有客觀反映性、總體特殊性和相對穩定性三大特性。筆跡的客觀反映性是指筆跡能夠反映書寫者的書寫技能和書寫習慣的屬性；筆跡的總體特殊性是指每一位書寫者的筆跡在總體上與他人的區別；筆跡相對穩定性是指個人筆跡在基本定型之後，具有因循守舊、重複再現、長時間保持基本特徵不變等穩定性，它是筆跡鑑定的基礎。此種穩定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筆跡特徵的重複再現性，此為筆跡穩定的基本表現，不斷地書寫練習獲致書寫技能的成熟度，進而形成個人的書寫習慣，於是其特徵便不斷的重複出現。<sup>20</sup>

其二：筆跡相對穩定的動態表現：如同任何事物一樣，筆跡的穩定是相對的、有條件的、變化發展是絕對的、無條件的。筆跡的演變，是一種歷時的連續不斷的漸進性變化，主要表現在新舊特徵陸續更替和書寫技能的部分退化。<sup>21</sup>

筆跡由文字符號、書寫工具及書寫人的書寫活動所構成。它客觀存在，一旦寫下即不容改變；它不受規範，直接反映出個別書寫者的書寫特色；它具有重複再現性，同一書寫者正常情況下能再寫出具同特徵的筆跡；它具有多元採樣可能，具同一筆跡特色的同一部件（部首）可以出現在不同的文字當中。

進行竹簡筆跡的真偽鑑識，立基在真簡文字應該呈現抄手自然書寫的風貌，其間不會出現抄手為了偽裝不是自己習慣書寫的字體所呈現的「形體變化筆

---

<sup>18</sup>書寫力指書寫運動器官支配書寫工具或自身運動時克服阻力所需要的力量。在筆跡檢驗中，對書寫力的研究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對書寫力習慣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對書寫力作用方式的研究。前者研究個體書寫力習慣特性及構成，而後者研究書寫工具、方式變化情況下書寫力的表現形式和規律特點。書寫力習慣由筆壓和筆力兩個層次的特點構成。筆壓是指完成書寫動作系統的書寫力的輕重狀況（靜態），而筆力是書寫動作系統中具體書寫力的輕重變化及其分布的狀況（動態）。在書寫規範中，沒有關於書寫力的規範，因而書寫力習慣是書寫者在書寫過程中無意識形成，並隨書寫動作系統的形成而被特定化。在一般情況下，書寫力的表現正常自然，而書寫活動發生變化時書寫力也必然發生相應的變化，所以，書寫力在筆跡檢驗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sup>19</sup>書寫動作的形式包括動作的方向和幅度兩方面，書寫動作方向是書寫運動器官及書寫工具是否指向所要達到的目的。而書寫動作的幅度則是書寫運動器官及書寫工具運動距離的長短。書寫者進行書寫時，經由習慣性的書寫方式並不會刻意去控制書寫動作的方向和幅度，且在沒有工具的情形下，書寫者也不可能精確地感知和控制書寫動作的方向和幅度，因此，同一書寫者前後書寫的同一個字或者不同書寫者書寫的同一個字會因為書寫作作的異同而產生不同形態和筆跡特徵差異。

<sup>20</sup>不同年齡階段的人和書寫技能水準不同者，筆跡的穩定程度不同。在兒童和少年階段由於書寫習慣初步形成，書寫動作尚未完全定型，因而筆跡變化較大；青年人書寫動作和習慣的養成使得筆跡趨於定型，筆跡特徵的規律性較強，個性化特徵較多；中壯年人則筆跡穩定性最高；老年人筆跡的熟練度降低，相對應的筆跡特徵發生變化，其筆跡的穩定度較中壯年時期差。

<sup>21</sup>李永清、柯昌林主編：《文件檢驗》（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2月），頁34-40。書寫者在日常學習和與他人的互動中，有時發現自己在某個字的寫法或字的結構、筆順特徵上不符合規範要求或者對自己感興趣的某種形體、寫法有意地進行學仿練習，就會逐漸形成一些新的習慣特徵，而原有的特徵就會被取代，這就是筆跡特徵的「新陳代謝」。若書寫者長時間未從事書寫行為，則書寫技能會些許退化，書寫動作顯得生硬步不協調，書寫水準降低，錯別字有所增加或出現時正時誤的現象，字的結構也會變的鬆散、運筆生澀呆板等。

跡」、「臨摹筆跡」、「摹寫筆跡」；反之，竹簡非真品的可能性就不小。

## 一、形體變化筆跡的判斷與檢驗

形體變化筆跡是指書寫者為了掩蓋自己的筆跡特徵，改變平時習慣書寫的字體、字形。根據偽裝的主要變化因素不同，可分為改變字體的偽裝筆跡和改變字形的偽裝筆跡兩類。改變字體的偽裝筆跡是指書寫者為掩蓋自己的筆跡特徵而用平常不會書寫或不習慣書寫的某種字體書寫而成的筆跡；改變字形的筆跡是指書寫者故意把字寫成與其平時習慣不一致的字形（長變寬、扁變圓）的一種偽裝筆跡。進行竹簡偽製，書寫者必須使用自己不慣用的字體，因此判斷文字是否為改變字體所為，是辨別竹簡真偽的根據之一。

如果是變化形體所偽造出來的竹簡文字，書寫者由於不熟悉或不適應文字及相應的書寫規則，其書寫的筆跡往往不完全符合所偽裝字體的書寫規則，在某些地方甚至流露出其原本習慣使用的字體的特點。又當書寫者改用字體進行書寫時，由於字體發生變化，其書寫速度也會發生變化，這是因為不熟悉不同字體的原故。書寫速度的變化也會對筆跡產生一定的影響。

一般而言，在運筆順暢的情況下，字跡運筆速度快、連筆數量越多、字體被簡化程度高、頓壓動作基本消失、折筆處呈現圓弧形改變，反之則表示運筆過慢。另外偽裝書寫還有強行快寫的情況，造成字跡筆筆相連、字字相接、連筆增多但缺乏規律性、部分連筆位置不當、連筆動作不準、連接環繞動作紊亂甚至出現多餘的環繞筆畫，某些字還出現筆畫增減等現象；字跡不止潦草，書寫水準也有所降低。

## 二、摹仿筆跡的判斷及檢驗

摹仿筆跡指的是摹仿書寫者以特定對象的字跡作為範本或底樣，按照自己對特定對象筆跡特徵的認識進行描摹仿寫所形成的近似於特定人筆跡特徵的偽裝筆跡。摹仿書寫是摹寫與仿寫的合稱，摹寫與仿寫是兩種不同形式的摹仿書寫方式。摹寫是原樣描摹（透光、指壓、複寫等），無法應用到竹簡偽造上，但仿寫技巧是用得上的。

仿寫是以被仿寫者的筆跡為範本，透過對被仿寫字跡的觀察和練習，將自己理解或記憶的被仿寫字跡特徵描繪文書上的偽裝書寫方式。運筆方面，仿寫者是將一個不同於自己固有筆跡特徵的新的筆畫形態用一個新的書寫動作表現出來，這個新的書寫動作往往以描繪的方式進行。描繪在筆跡中主要表現為：運筆速度勻速、緩慢，沒有正常書寫的速度節奏變化特點；運筆不流暢、筆畫生澀，筆畫有彎曲抖動痕跡<sup>22</sup>；筆力均勻較重，筆畫粗細及墨跡濃淡較為一致，沒有正常書寫的比例輕重變化規律反映；連筆書寫形式與運筆速度矛盾，書寫速度形快實慢；文字大小不一，字間、行間排列布局不規則等。

<sup>22</sup>另可參陳夢迪、王倩：〈淺析筆跡檢驗中的彎曲抖動現象〉，《甘肅員警職業學院學報》8卷2期，2010年6月。

觀察仿寫的過程中，由於仿寫人係邊觀察邊描繪，對於筆畫少、書寫動作簡單的單字，可能觀察分析後一次描繪一字；對於書寫動作複雜、結構複雜或筆畫多的字，則會分次觀察和描繪；對於書寫動作複雜的單個筆畫和連寫筆畫也有可能分成多次觀察和描繪的可能性，這就使得書寫動作出現不連續性。這種斷續書寫的特殊動作必然導致仿寫的字跡出現**運筆動作生硬；起筆、收筆動作突然，相鄰單字間、前後筆畫間無照應關係；較為複雜的筆畫運筆或連寫途中出現不適當的停筆或起筆現象，及為糾正變形書寫動作而出現不正常的修描、添加、塗改痕跡。**

觀察仿寫筆跡特徵與被仿寫筆跡特徵的相似程度是由仿寫人對被仿寫人字跡特徵認識程度和仿寫能力高低所決定的。但無論如何，任何仿寫都會出現對筆跡特徵認識不足的片面現象。這將造成所仿寫的特徵字裡明顯易於描繪的特徵與被仿寫字跡相似程度高，而細緻難於描繪的特徵則差異明顯。

仿寫需要仿寫者根據一定數量的被仿寫者的筆跡作為範本。但實際上仿寫者往往掌握不足的筆跡材料，這就使得被仿寫字跡來源於不同的材料，又或者仿寫者面臨無字可仿寫的現象。此導致仿寫出來的文字形態不一，多種來源的字形並存且無規律雜亂分布；單字之間書寫決度快慢不一、毫無無規律；前後相同單字（或偏旁）書寫形式單調無變化，而個別單字（或偏旁）由於缺乏仿寫對象而與其他字跡書寫風格不同；所有字跡之間缺乏整體性。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臨摹筆跡。它是摹仿字跡較為常見的一種，乃係將被摹仿人的筆跡置於一旁，一邊觀察一邊仿寫而形成的筆跡。臨摹筆跡由於邊看邊仿，不僅運筆緩慢，該快不快，該慢不慢，而且在筆力上表現的無輕無重，筆畫該粗不粗，該細不細，著墨也無濃淡之分。運筆顯得平緩無力，缺乏節奏感。特別是在某些鈎筆、挑筆以及某些上下筆的連接部分，不是疾速輕提，有節奏地環繞連接，而是拖送而成。

臨摹由於不停地邊看邊仿，書寫速度必然降低，連筆處運筆緩慢，出現不應有的滯筆或斷筆現象，墨跡濃淡與筆畫粗細不均<sup>23</sup>；甚至有的筆畫突然中斷，出現另外起筆的現象<sup>24</sup>；筆畫中的不正常抖動及局部彎曲現象也有可能出現。<sup>25</sup>

另外還必須指出的是在正常的書寫情況下，偶有因為書寫工具的失能（未及時補充墨水所造成的乾涸筆跡、桌面傾斜、文字載體不平整等）或書寫者的不注意，導致某些字形出現異常。換句話說，這種異常字就是該字應該受到書寫工具的影響時卻不受到書寫工具的影響，又或者該字不該受到書寫工具的影響時卻又受到書寫工具影響所寫出來的字。如果整份文件一個異常字都沒有，又或是出現

<sup>23</sup>臨摹筆跡則會出現不正常的修飾重描現象，再起收筆即連繞筆處有可能出現改寫、重描、添加筆畫。這是由書寫人眼睛的監督作用與企圖改變自身書寫習慣的動作不協調所致。

<sup>24</sup>摹仿人在臨摹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提筆觀察被摹寫筆跡的形態，然後又在原處續寫的行為，因而形成提筆現象和虛假連筆現象。

<sup>25</sup>何海洋（〈摹仿書寫人心理特徵以及摹仿筆跡的特徵分析〉，《警官文苑》2008年4期，頁40）指出這是因為這是因為摹仿人不斷地修正、觀察，影響了他的書寫效果；在書寫人注意力、控制力變弱時，其舊技能與習慣會流露出來；當舊技能與習慣再現時，書寫人可能意識到而對其進行修正，必然導致動作變化的特徵痕跡產生。

太多異常字，則偽造的可能性大——譬如文字載體確為古物但文字係後補，造成年代久遠的古物表面不平整，但後補文字未反應這些不平整；偽造者過度細心，使得文物所載文字全篇未出現一個異常字；偽造者水準低劣致使出現太多異常字等。

綜上，如果浙江大學藏簡上的文字並未出現以下幾個在非自然書寫情況下所具有的文字特徵：






- 第一、出現與該字體明顯不符的結構或書寫習慣；
- 第二、書寫速度過慢（包括形快實慢的假連筆）；
- 第三、筆畫不明原因的彎曲或抖動；
- 第四、筆力異常平均（表現為筆畫粗細相當、墨色一致）；
- 第五、字與字之間不連貫、無整體性；
- 第六、複雜筆畫處出現停筆再起筆；
- 第七、筆畫出現修描塗改；
- 第八、特徵之處真，細微之處假；
- 第九、常見字（或偏旁）書寫形式單調；
- 第十、罕見字（或偏旁）風格與他字不同；
- 第十一、滯筆、斷筆多；
- 第十二、異常字的出現頻率不正常。

則其為戰國楚人真跡的可能性高，反之則不排除其非真品的可能。

## 肆、浙大藏簡之筆跡鑑識

### 一、簡文是否有與楚文字體明顯不符的結構或書寫習慣

綜觀浙大簡簡文，可以發現其中有許多書寫習慣與楚文字不合。邢文已舉出浙大簡文字出現釘頭、牛頭、鼠尾等病。<sup>26</sup>經查釘頭書法成熟的使用，晚起於北宋<sup>27</sup>，其他字體樣本數多的譬如楚簡如上博或郭店或清華簡，這樣的起筆寫法不像浙大簡這般多。此為浙大簡文書寫習慣明顯與楚文字體不符之一例。

另查浙大《左傳》簡 47「軍」字所從「勺」旁符合楚文字寫法（如楚包山簡 2.129「勺」字、包山簡 2.60「句」字所從），但《左傳》簡 110「勺」字所從「勺」旁卻遠楚風而近行書（如「包」字（〔宋〕米芾）所從），

<sup>26</sup>邢文：〈浙大藏簡辨偽（下）〉，《光明日報》網路版，2012 年 6 月 4 日。

<sup>27</sup>釘頭原是中國古代人物衣服褶紋畫法之一。其特點在起筆時須頓筆，收筆時漸提漸收。〔清〕王瀛說：「釘頭鼠尾描，畫有大蘭葉、小蘭葉兩種描法，如寫蘭葉法。」《夷門廣牘》：「此描法首創于〔北宋〕武洞清。」〔宋〕李唐作「炙艾圖」，衣紋線條，用中鋒勁利筆法，線形前肥後銳，出鋒不可削薄；〔清〕任伯年的「風塵三俠」，衣紋線條更逼肖此種描法。



與同批簡其他字所從的「𠂇」旁（如《左傳》簡 29「𠂇」字所從）及「人」（如《左傳》簡 23「合」字所從）旁混同，但「勺」、「𠂇」、「人」混同的情況只偶在行書中發生<sup>28</sup>；又《左傳》簡 86「急」字中間所從「又」也失去楚形而近行書（如（〔唐〕李邕字中所從）。<sup>29</sup>

## 二、簡文是否呈現書寫速度過慢

### （包括形快實慢的假連筆）的情況

以浙大《左傳》簡為例，如：

		
簡 123「曰」字	簡 109「於」字	簡 112「內」字

簡 123「曰」字下框一筆筆力斷斷續續，明顯書寫過慢；簡 109「於」字右上出現的假連筆，其收筆方向無法連貫的接續下一筆；簡 112 的「內」字除了全字書寫速度過慢外，上部似也有假連筆。


## 三、簡文是否出現筆畫不明原因的彎曲或抖動

以浙大《左傳》簡為例，如：

		
簡 3「及」字	簡 80「得」字	簡 46「之」字

上引諸字都可看到不明原因的筆力不均及筆畫抖動。而前引浙大簡《左傳》簡 110「勺」字所從「勺」旁也呈現筆畫不明原因的彎曲。

## 四、簡文是否筆力異常平均（筆畫粗細相當、墨色一致）

<sup>28</sup>如前引行書「包」字上部與「陰」字（〔明〕王鐸）、「拿」字（〔明〕傅山）行書上部所從。朱歧祥：〈由字形、文句通讀評估浙江大學《左傳》簡〉（「出土文獻與漢語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中國社科院文哲學部，2012 年 3-4 日）頁 21 亦指出「浙大簡的書體有濃厚的行草味道」。

<sup>29</sup>魏宏偉曾對一批戰國楚偽簡進行鑑識，指出其作偽的特徵之一為：「這批偽簡的文字，有些像楚系文字，有些像秦漢簡牘文字，有些又處理得不倫不類。」（詳魏宏偉：〈簡牘的鑑識與辨偽〉，《文物鑑定與鑑賞》2011 年 7 期，頁 49）浙大簡也有此現象。

以浙大《左傳》簡為例：

		
簡 14「郢」字	簡 58「告」字	簡 80「大」字

上引諸字全字大部分筆畫粗黑相當（書法之病：「墨豬」）。另外也有全字大部分筆畫細稀相當的（書法之病：「游絲」），如：

		
簡 11「威」字	簡 88「無」字	簡 89「作」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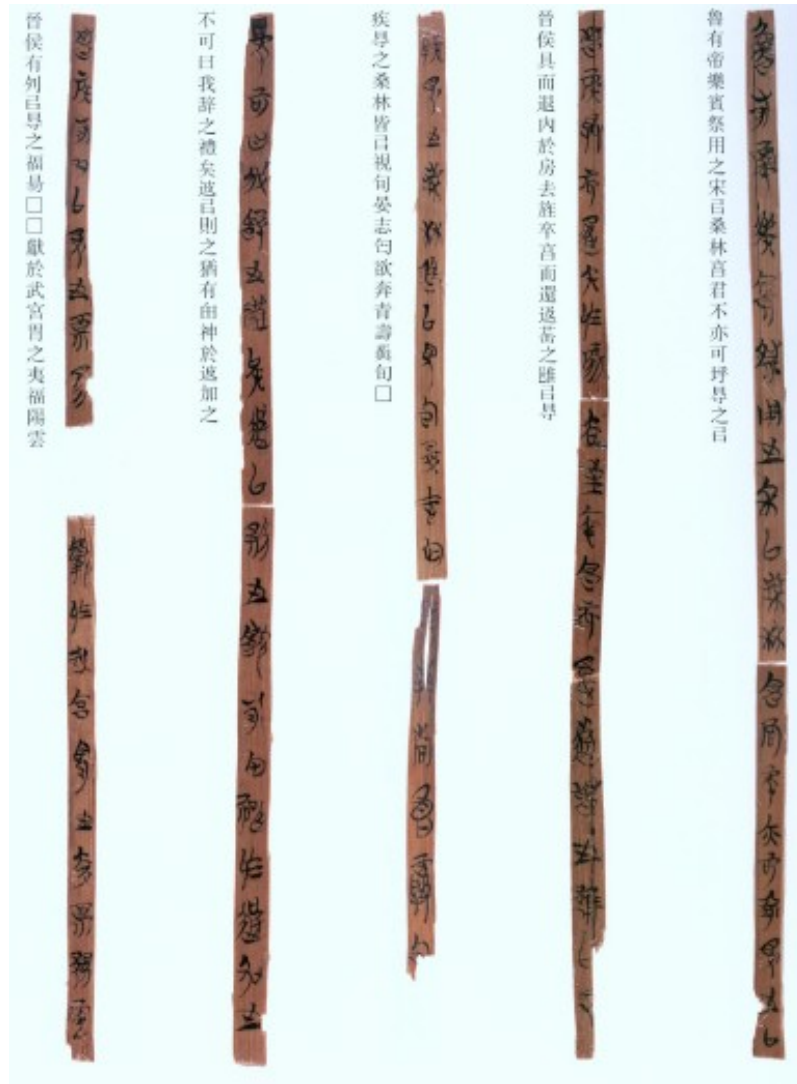
以沾墨之毛筆書寫，一般習慣是書寫至筆毛略乾方再沾水續寫，因此自然書寫的情況下，因筆毛所沾墨水逐漸失去，所以有些筆畫墨色濃，有些筆畫則墨色淡。但前文諸字，或全字各筆畫大部分粗黑一致，或全稀細相同，頗不符合自然書寫的情況。

## 五、簡文是否字與字之間不連貫、無整體性

承本節第四點，以浙大《左傳》簡為例。同一篇章應由同一書寫者抄寫，但《左傳》各簡某字粗黑而某字稀細，沒有一致性；又《左傳》簡全篇，前半部各簡字距具有從容的美感，部分字跡還呈現油亮墨色，如簡 6-10：



但後半部卻出現不明原因的等字距擁擠，如簡 111-115：



於此筆者發現幾個疑點：


一、合理的書寫條件下，浙大《左傳》簡抄手所能運用的空白竹簡十分充裕，應不致於在抄到《左傳》後半部時，發現竹簡不足而不得已地的把未抄完的內容勉強擁擠硬塞。



二、浙大《左傳》簡全篇之上的字體，大小和字距呈現整齊的用心書寫樣貌<sup>30</sup>，但全篇後半部簡上，各字墨色卻明顯深淺不均；抄寫用心但用墨粗心，並不合常理。

再就整體的各竹簡內的字形分佈來看，浙大《左傳》簡 5 近 2/3 已殘去左半，但其上文字卻能預知未來可能殘去哪邊那樣的完整的寫入未殘的左半，簡 23、68、69 下半段及簡 97 上半段也有如是現象（詳下五圖）。此現象亦啟人疑竇。

<sup>30</sup>早在甲骨文大量面世的時候，即有人發現骨真字偽的偽造情況之下也會有如此特徵——由於偽刻者人為地力求字跡整齊，反而一看即知其偽。餘詳〈殷墟甲骨文〉，「互動百科」，[http://www.baik.com/wiki/%E6%AE%B7%E5%A2%9F%E7%94%B2%E9%AA%A8%E6%96%87&prd=button\\_doc\\_jinru](http://www.baik.com/wiki/%E6%AE%B7%E5%A2%9F%E7%94%B2%E9%AA%A8%E6%96%87&prd=button_doc_jinru)。



同時，常用字如簡 49「之」字 、的書法較為流暢而有美感，但罕用字

如《左傳》簡 44「鄭」字 、簡 54「聽」字 等卻潦草而隨便。似乎透露出書寫者對楚簡常用字掌握較為精熟，而罕用字則含糊帶過的書寫意圖。

## 六、簡文複雜筆畫處是否出現停筆、再起筆

查浙大簡未見此現象。

## 七、簡文筆畫是否出現修描塗改


















以浙大《左傳》簡為例：

		
簡 17「必」字	簡 23「和」字	簡 38「於」字

筆者頗疑上引各字中，與同字其他筆畫有異之粗筆部分為重描所致。

## 八、簡文是否呈現具楚文字特徵之處真，細微之處假的情況

查浙大簡全篇文字，明顯形似楚文字，但細微處如起筆收筆，則多見後世書法，此邢文已撰文說明，不再贅述。<sup>31</sup>另，楚文字習慣寫法，「口」形旁下部外框或一筆圈成，或左右兩筆於中間銜合。若是一筆圈成，通常左筆重、右筆收勢輕；若是左右兩筆銜合而成，則左右下筆重，中間收勢輕。然經查浙大簡從「口」形的「言」與「古」字，見字表頁 207（右及中下表）：









































言	古		具	
				
左 61	卜 1	左 12	左 2	左 4
				
左 82	卜 2	左 13	左 74	
				
左 83	卜 8	左 24	左 76	
				
左 106	卜 10	左 84	左 112	

<sup>31</sup> 邢文：〈浙大藏簡辨偽（下）〉（《光明日報》網路版，2012 年 6 月 4 日）提到：「古云『用筆千古不易』（趙孟頫〈王羲之〈蘭亭序〉十三跋〉，即便是草聖張旭，也是屢觀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之後，方才領悟筆法之妙（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後世書者不能領會筆法奧妙，不足為奇。就戰國書法辨偽而言，戰國書法如不傳戰國筆法，則無法信為真跡；戰國書法如盡現後世筆病，則必為偽作無疑。元雪庵大師曾總結筆法『八病』，如牛頭、鼠尾、蜂腰、鶴膝之類，並諄諄告誡後學『字中八病最難醫』（釋溥光《雪庵字要》）。其實，不諳筆法，必百病叢生，不會僅囿於『八病』。浙大藏簡即如百病之總匯。」



雖然「口」形外框與一般楚文字相同，有做一筆及二筆寫成者，但浙大簡卜簡 2「古」字所從「口」形，一筆圈成但起筆收筆均重；《左傳》簡 82「音」字所從「口」形，左右二筆下筆輕重不同，令人起疑。








又楚文字書寫習慣，「得」字上部所從「貝」旁，其外框一筆應由左向下繞回。此寫法在楚文字當中十分穩定；之所以穩定，乃是為了與「目」旁（外框一筆向右向下繞回）有所區別。<sup>32</sup>但浙大簡「貝」旁外框卻斷分做二筆（見左上表字表頁 208「具」字）。同樣的情況亦見《左傳》簡「得」字（見下引字表），顯見書寫者並不瞭解此一楚文字書寫習慣所欲穩定維持的原因。
















𠂔									
									
左 103	左 97	左 94	左 84	左 77	左 65	左 41	左 35	左 34	左 30
									
左 109	左 101	左 95	左 93	左 79	左 67	左 46	左 39	左 34	左 31
									
左 110	左 102	左 93	左 94	左 80	左 76	左 33	左 39	左 35	左 32
									
左 111	左 102	左 96	左 94	左 81	左 77	左 63	左 40	左 35	左 33













## 九、常用字（或偏旁）書寫形式是否單調

















根據《浙江大學藏戰國楚簡》書後所附字表的整理結果，明顯可以發現常用字的書寫情況，如頁 198「天」字、頁 198「吏」字、頁 202「君」字、頁 204「是」字：

<sup>32</sup>此乃是為了與「目」旁（外框多書作一筆向右向下繞回）有所區別。

天		
		
左 16	玉 1 背	左 12
		
	玉 1 背	左 55
		
		玉 1 正
		
		玉 1 背

吏			
			
左 116	左 33	左 6	左 1
			
左 116	左 34	左 7	左 3
			
左 附 7	左 56	左 28	左 4
			
	左 57	左 29	左 6

君		
		
左 76	左 49	左 20
		
左 76	左 72	左 29
		
左 106	左 73	左 35
		
左 107	左 74	左 36

是			
			
左 84	左 60	左 21	左 11
			
左 108	左 60	左 24	左 13
			
左 122	左 73	左 36	左 16
			
左 附 7	左 81	左 54	左 20

諸字之字形變化十分單調，這與常見異體字的楚簡（戰國文字）而言並不相符。

33

<sup>33</sup>有關楚文字多異體字的書寫特徵，可參羅凡晷：《郭店楚簡異體字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年6月。浙大簡書寫者書寫所使用諸字字形變化單調，令人不得不懷疑其只認得某字的某一、二種特定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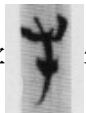
## 十、罕用字（或偏旁）風格是否與他字不同

經查浙大簡中僅出現一次的字形：如玉勺簡 1 正「茅」字



書寫草率而

不清楚；遣策簡 5「牛」字



字將上部先寫成「中」再補足下部的寫法，與

楚文字（如包 2.273「牛」字



、包 2.77「牢」字



及曾 145「牧」字



從）有異；《左傳》簡 26「哉」字



左下已具行書的瀟灑寫法（參



〔晉〕

王羲之）而與楚文字（如帛乙 9.34



）不同。

## 十一、簡文是否滯筆、斷筆多

經查浙大簡全文，明顯的異常斷筆未見，但《左傳》簡文多有滯筆：



《左傳》簡 16「必」字



《左傳》簡 16「始」字



《左傳》簡 112「去」字

《左傳》簡 16「必」字中直筆亦有滯筆再行的痕跡，同簡「始」字所從「台」旁上部亦有滯筆；前引遣策簡 5「牛」字中筆可見忽細忽粗的滯筆痕跡。

## 十二、異常字的出現頻率是否不正常

綜觀浙大簡，異常字出現頻率極高。浙大簡的異常字大部分出現在竹簡不平整或殘缺處。然而古人修整竹簡，務必盡量整到書寫面平整，方利書寫。可是浙大簡中受到竹簡不平而致異常的字，數量卻頗多。如《左傳》簡 11「是」字放大如右。字中橫筆明顯受到竹簡表面後來產生的裂紋影響，呈現出波浪竹節狀佈滿空隙的筆劃。



又《左傳》簡 20 全簡中間裂一深痕（右下圖）：



全簡的二個卦畫與「逃」字的「兆」旁、「得」字的「貝」旁，都有筆畫巧妙的停在裂痕兩旁，彷彿預見了未來此處會有此一深痕產生。<sup>34</sup>本簡最後一「中」字的墨跡甚至受到裂痕影響而暈開，明顯不合常情。而簡 43 則中段各字（左上圖）筆畫非常完整——墨色填滿裂痕或避開裂痕，幾乎未受到中間裂開的深痕所影響。

又在竹簡書寫完畢後會編上繩、韋以方便捲收。在閱讀的過程中，繩、韋或多或少會破壞到一些字體的完整性<sup>35</sup>，但在浙大簡中卻看不到這種情況。由此可見浙大簡上的文字並非在正常情況下書寫。

## 伍、結 論

由於筆跡一般特徵<sup>36</sup>和細微特徵<sup>37</sup>綜合反映出書寫人的書寫技能、書寫習慣、書寫生心理條件<sup>38</sup>和使用的書寫工具，透過筆跡確實可以判斷受檢樣本是在

<sup>34</sup>此疑點邢文：〈浙大藏簡辨偽（上）〉亦有提及：「簡 20 有多處裂紋。縱貫誤書的震卦卦畫的裂紋，使竹簡於簡面右側近三分之一處裂開。在圖 2 中可見，震卦卦畫四陰爻右側的四短爻，都被擠在裂開的三分之一簡上；四陰爻左側的四短爻，則寬鬆地佔據著簡面三分之二的位，左側短爻的長度，都明顯長於右側的短爻。試想，如果簡 20 是戰國楚簡，古代書手鈔寫卦畫之時，如何能預測到竹簡開裂之後的情狀，而把卦畫陰爻的短橫，安排在竹簡不均勻的裂紋兩側呢？」

<sup>35</sup>詳參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形制篇》（北京：線裝書局，2007 年 4 月），頁 1-62。

<sup>36</sup>如熟練度、書體、字形、字形傾斜程度、字形大小、抑壓力等。

<sup>37</sup>如運筆、筆畫交叉、筆畫搭配、筆畫連接、字構、筆順、特殊字、用字／詞習慣等。

<sup>38</sup>如年齡、受傷或精神／意志力狀況等。

一般自然狀況下書寫<sup>39</sup>，亦或是書寫者的有意變化所為。<sup>40</sup>

本文根據變化字形及摹仿所可能出現的筆跡特徵，對浙江大學藏簡簡文進行十二個項目的筆跡鑑識和分析，發現浙大簡的文字：

- 第一、有與楚文字形明顯不符的結構或書寫習慣；
- 第二、出現書寫速度過慢的情況；
- 第三、出現筆畫不明原因的彎曲或抖動；
- 第四、出現筆力異常平均的字形；
- 第五、字與字的關聯性（整體性）有令人生疑之處；
- 第六、楚文字特徵之處真，細微之處假；
- 第七、可能出現筆畫修描塗改；
- 第八、常用字書寫形式單調；
- 第九、罕用字風格及書寫水準與他字不同；
- 第十、出現令人生疑的滯筆；
- 十一、異常字出現的頻率異常。

在十二個鑑識項目中，浙大簡符合了十一個項目，因此本文初步認定浙大簡或非真品。

本文之撰寫主要在嘗試提出一種應用模式——將形體變化及摹仿筆跡鑑識原理應用在出土文獻辨偽的工作當中。此一全新應用模式自當有尚待加強之處，然鑑於筆跡鑑識與文字學、書法學之密切關係，本文模式應然可行。

除了應用形體變化及摹仿筆跡鑑識原理以辨別簡帛文獻之真偽外，由於筆跡能反映書寫者的個性（各性）及其所受的文化和教育影響（共性或類性），筆跡鑑識理論（如字相學、筆跡動力學、筆跡心理學等）亦至少還可以被應用在簡帛研究的以下幾個方面：

- 一、判斷不同簡帛文獻書寫者之間的關係。（不同文獻但為同一書寫者所寫；或不同書寫者彼此存師承關係？）
  - 二、判斷簡帛文獻書寫者的國別歸屬或其所抄底本的國別歸屬。
- 以上二個方面的應用，值得進一步的探索。

誌謝：

本文之寫作承蒙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系陳用佛助理教授協助，謹此銘謝。

---

<sup>39</sup>真跡：穩定度高、書寫速度正常、字體習慣熟練等。

<sup>40</sup>偽裝：熟練度前後不一、各字書寫速度不一、字形前後相異、字形大小寬扁不一、字形間距不一、缺乏整體協調性、字形結構異常等；摹仿：修飾重描、行筆停頓、筆力緩慢、前後連筆不成體系、機械性摹仿出相同筆畫形態字跡等。